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六回 行惡反招惡報 欺人終被人欺

詞曰：你會使乖，別人也不呆。你愛錢財，前生須帶來。我命非你擺，自有天公在。時來運來，人來還你債。時衰運衰，你被他人賣。常言作善可消災，怕無福難擔待，一任桑田變滄海。從飯舖出來這人，姓孫，名起廣，乃山東文登縣馬家莊人，與成龍自幼同窗好友，知己之交，足稱莫逆，少年結為金蘭之契。成龍在有錢之時，孫起廣要人都去作買賣，借成龍白銀五百兩，已在京都十數餘年，並未回家，曾使成龍之銀在崇文門外花兒市開設大貨舖一個，生意興隆，連年在東西南北城開了二筆舖十數餘個，今年又在此開設井泉館。

開張之日，孫起廣是以今日在此照料，聞聽外面打人，出去一看，見是成龍，說：「別打！是我的朋友。」趕緊過去拉著成龍，進裡邊櫃房落座，說：「賢弟，因何至此？」成龍將別後之事細說一番。孫起廣說：「賢弟，我的事情倒也甚好。」亦將諸事細說，問：「吃了飯嗎？」即叫伙計帶成龍上澡堂子去洗澡，並將自己袂衣裳帶去給成龍更換。晚半天成龍回來，二人在櫃房吃酒談心。孫起廣說：「賢弟，這舖內帳上正在無人之際，你就管理帳目是了。」成龍點頭，從此就在這裡作買賣。起廣白天到各舖照料，晚間仍回此處與成龍談話。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殘冬已過，臘去春回，時逢新王正月。這一日，成龍從櫃上拿了兩弔錢，說：「孫大哥，我上街散悶走走。」孫起廣說：「甚好。」成龍至前門大街，見街道寬闊，買賣繁華，人煙稠密，真是帝都之所，與別處風俗大不相同。天橋以北，無非是醫卜星相、三教九流之輩，大凡多是爭名奪利之人。在碎葫蘆都一處，吃了半天酒。

天晚回歸舖內，見孫起廣唉聲歎氣，不知所為何事。成龍趕緊問道：「大哥，為什麼如此？」孫起廣說：「我有一個表弟王三，去歲春天從家中來找我，未能見面，投在南橫街瓦匠白德。此人是個禿子，專訛外省新來之人。王三去歲沒找著我，就在白瓦匠那裡去做小工活，一去時節沒有活做，住了二十餘天才上工，只做了一年多的活，也沒使著幾弔錢。白德說他是我的表弟，找著我這裡了，他二人一算帳，他倒說我表弟還欠他五十弔錢，硬行訛詐，將王三送在我這裡要錢。我認著是真欠他的呢，問表弟王三，他也說不清，道不明，我就給了他了。他走之後，我才問明白，是他訛詐我。正氣惱之際，你就回來了，你說可氣不可氣？」成龍聞聽，說：「是了，既往不咎就是了。」天色已晚，大家安歇。

次日天明，成龍換好衣服，出了井泉館，並未說給孫起廣知道，直奔南橫街，來找瓦匠白德。見是南北小衢路東的門，清水戟的門樓的門上，貼著對聯，書寫是：太平真富貴春色大文章成龍用手打門，從裡面出來一個人，甚是齊正：身穿青洋縐棉袍，足下青緞白鞋，漂白襪子；身高七尺，面如薑黃，頭上少發，細眉圓眼；腰繫藍洋縐搭包，帶著青緞子跟頭襪褲，上紮著「白」字，是「明月鬆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」。此人彷彿剛起來的樣子。成龍過去說：「借光！這裡有個白師傅在哪裡住？」那人說：「找他做什麼？」成龍說：「我是山東人，上北京來找朋友，沒找著。我來找小工活做，有沒有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就姓白，名德。你跟我到茶館，有話再說。」

成龍同此人出北口，至大街路南泰興軒茶館。他二人進去，喝茶之人站起來的不少，這個嚷說「白大爺」，那個也說「白大哥」，全站起說：「才來！」方至後堂，見西邊有八仙桌一張，一邊有幾凳一個，上邊放有磁茶壺一把，兩個細白磁茶盅兒。跑堂的有二十來歲，身穿半大藍布褂，白布襪子，青布的雙臉鞋，青布油裙，上鑲著五福捧壽，手拿銅壺，先倒半碗漱口水。白德在北邊幾凳上坐下，跑堂說：「白大爺，你來了？」白禿子說：「來了。」掏出茶葉放在桌上，跑堂的趕緊拿起打開，放在壺裡泡上，將壺蓋兒蓋上。成龍在白德身後站立，如同跟班似的。白德說：「你坐下說話。」成龍故意裝起傻來說：「有白大爺在此，我不敢坐。」白德說：「你坐下就是了。」成龍在南邊板凳上坐下，跑堂拿了一個蓋碗，又給成龍泡上一碗茶。白德說：「你喝完了茶，你就吃飯吧。」成龍說：「我沒有錢。」白德說：「我給吧。」成龍喝了兩碗茶，叫跑堂的說：「你給我菜。」跑堂說：「你要什麼？」成龍說：「白大爺，咱一同吃就是了。」白德說：「我早呢。」成龍說：「你給我來一個溜丸子、炸丸子、汆丸子、四喜丸子、三仙丸子、爛丸子、葵花丸子、南煎丸子，你給我來碟光頭餛飩。」白德一聽，把眼一瞪，自己心中大大的不願意。成龍說：「你給我來兩壺白乾。」跑堂的端菜送酒。成龍自己痛痛快快的一喝，吃喝完了，說：「給我算帳。」跑堂拿過一算，說：「兩千八百八十文。」成龍說：「給三弔錢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對著白德說：「白頭，我吃了三弔整，你給吧。」白德說：「我不管！你吃了三弔錢，你給他三弔錢。」成龍說：「什麼？我給三弔？你說你給，你叫我給！」白德說：「你吃斤餅斤麵，我給錢行了；你要汆丸子、炸丸子的，你混鬧排場，我不管！」成龍說：「你不管，好辦！」說罷，站將起來，來至白德面前，伸開手將胳膊一掄，照定白德頭頂之上就是一掌。白德從椅子上就是一溜，躺在就地，昏迷不醒。大眾說：「打死人了！別叫兇手跑了！」成龍說：「我不跑，死了我給他抵償！」

呆了半天，白德還醒過來，自己爬起坐在板凳上發楞。成龍說：「白頭兒，我吃了三弔錢，你是給不給吧？」伸著手又要打。白德害怕，趕緊打裡頭搭裡掏出血票來，一查並沒有三弔的，拿了一張四弔票，遞給跑堂的，拿到櫃上找回一弔現錢來，往桌上一放。成龍伸手拿過來，揣在懷裡，說：「白頭，你有活沒有？有活，我跟你做活去；沒活，我走了，明日早晨在這裡見。我在彰儀門裡頭井泉館那裡住。你要打官司，你就告我去；你要打架，晚上我在家裡等你。」說罷，大搖大擺竟自走了。

在大街逛了一天，天晚回在舖內。起廣說：「你往哪裡去了？你也沒在館中吃飯，你在哪裡吃的？」成龍說：「我吃了朋友了。」起廣說：「你望哪個是朋友？誰請你吃的？」成龍說：「南橫街白德瓦匠請我吃的。」將自己吃白德緣故說了一遍。孫起廣說：「了不得了！他不是好惹的，今日你應早回來才是。今日晚上，他必前來找你打架，咱們這裡快些預備人。」成龍說：「不要緊，都有我呢！他晚半天來，也不過三二十個人，我一個人足把他們打跑了。」自己將通條放在手底下，專候打架之人。

天至定更，只聽那邊喊嚷怪叫，口中說道：「姓馬的，你走出來吧，別在我們北京城裡叫字號。不行，你急速出來，我等特意前來找你！」原來是白德約會盟兄兄弟前來打架，各拿木棍鐵尺前來，至井泉館叫罵。成龍趕緊拿著通條往外就迎，並不答言，自己想道：「來者不過狐群狗黨，自負己能，一陣可以將他等趕跑。」想罷，舉通條就打。只聽「乒乒」聲響，群賊紛紛倒退。白德身倒在地，還有他兩個朋友亦帶重傷，俱叫伙計拉在屋內。

成龍說：「白德，你也是時常訛人家的，外鄉人來這裡，投親不遇，給你做了小工活，你不給錢，你還說人家短欠你的。你今日，你也給我寫一張借字。」白德大罵說：「你將大太爺打死就是了，我也不含糊，絕不與你寫字！你訛我不行！」成龍從那邊將通條拿將過來，往白德的耳朵上一烙，白德不由的疼痛難忍，說：「我給你寫字就是，你不要這樣非刑。我可不會寫，你叫別人寫，我畫押就是了。」成龍說：「孫大哥，你給代筆。」鋪紙一張，起廣遂代寫道：立字人白德，因手乏，借到馬成龍名下紋銀一百兩整。言明每月照三分利息，一年之期歸還，按月交利，空口無憑，立此借券為證。康熙年月日。立借字人白德 押代筆人孫起廣 押寫完了字，叫白德畫押，將繩扣鬆開。成龍說：「你要打官司，營城司坊、大宛兩縣、順天府都察院、南北衙門，隨便去告，候你就是。明天我還是去找你要銀子去。」說罷，又說：「你三個滾蛋！」三個人抱頭鼠竄，出了井泉館。白德說：「我非得報仇不可！你哥倆回去，我到家自有道理。」那兩個人默默無言，盡自去了。正是：湛湛青天不可欺，未從舉意神先知。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白德來到家中，對自己之妻要刀，說：「我買的那把夾把子刀給我。」

洪氏說：「做什麼？」白德就將白天之事細說一遍。洪氏說：「你常訛山東人，傷天害理，那必是山東的皇上來了。」白德說：「胡說！山東那有皇上？滿嘴內胡說！」拿刀在手，磨了半天，放在旁邊，單等成龍前來要銀子。次日天明，吃茶、淨面之

際，聽的外面要銀子的來了，高叫：「白德，出來還帳！馬成龍在此等候多時。」白德一聞此言，手執鋼刀出了上房，開街門舉刀就剝。成龍自鋪內一早起來淨面之後，出離井泉館，來至南橫街小衚衕路東白德門首，說：「白德，我來了，要銀子來了。」正叫之際，直見白瓦匠手舉鋼刀，從裡面出來就剝。成龍往南邊一避，刀落空了，趁勢一腿，踢倒在地，口中罵道：「禽進子，不要臉！」說罷，拾起刀來，將賊人按在地下，說：「你跟著我走吧，上昨天那個飯鋪就是了。」拉了白德就往前走。至大興軒茶館，聽見裡面無數人談論白德昨天打架之事。正談論時，成龍同白德進去，至後邊落座，說：「給我們拿茶來！」白德也不言語，自己心內想：「打群架也不行，拼命也不行，我實在沒了主意了。」正想之際，只聽成龍要酒要菜，又是溜丸子、炸丸子、氽丸子、四喜丸子、三仙丸子、南煎丸子、燜丸子，照昨天一樣，要了一桌子，就自己吃起來了。吃完說：「白德兒，你給他三吊錢就是了。」偏巧白德還是昨天一樣的票子，沒有三吊一張的票兒，又給了四吊一張。跑堂的拿到櫃上，找了一吊錢，放在桌上。白德方才要拿，只見成龍伸手拿起來，說：「白德，明天再見！我走了。」說罷，大搖大擺的走了。大眾吃茶之人，一個個紛紛議論，說：「白德今日可遇了霸王了，吃了一個飽，還拿著錢走了。」正是：草怕嚴霜霜怕日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

白德無奈，自己回家去了。次日，成龍又來，一連個月有餘，還常往白德要錢。

這一天，成龍到白德門首叫門，那白德在裡面戰戰兢兢說：「有心出去見他，手中又無有錢；有心不見他，又不行。」無奈望自己妻子洪氏說道：「這都是我惹的禍！打官司也打不過他，打架也打不過。他常常來找我要錢，你看此事應該如何辦理？有心要搬家，不幾天將要開工做活，所有主顧家人都知道我在此處住了多年。今天手內又一文錢都無，他又在外叫門，前來找尋，如何是好？」洪氏娘子說：「你先出去將他請進來，我自有道理。」白德無奈，出上房開街門，要將成龍讓進來，說：「馬大爺，你請進裡邊，我有話說。」成龍說：「你裡邊安藏著人要打我，我也不怕，我就進去！」說著，往裡就走。

進院至上房，見院內並無一人，四壁皆空，見白德之妻跪倒在地叩頭，說道：「馬大爺，我家現在要什麼沒有什麼，望求開恩，將我們饒了吧！」成龍說：「敢情你家窮到如此光景！」說：「白大哥，皆因你前者愛做惡事，欺負外鄉人，我才出來找你。我今天看來，你也是個窮苦人，從此你要改過自新。我前者所要你的錢，我亦都換成票子，帶在身上，我今俱皆如數給你。我現今也在朋友鋪中住著，我要從你學學瓦匠活。我每日所得之錢俱歸你使用，只要有我吃飯喝酒的錢就得了。」白德說：「明天我在菜市口包了一所房子工程，開工方能領價，現在正愁沒錢。今天有你給我這筆錢，明天開工足以行了。」說罷，出去買菜打酒，留成龍吃便飯。二人談來談去，甚是投機，遂口盟結為異姓兄弟，又請洪氏嫂嫂出來拜見。從此，成龍回井泉館，與孫起廣說明，要去學做瓦匠活，以好時常散悶；又在鐵鋪定打瓦刀一把，重九斤十二兩。白天同白頭做活，晚上仍回井泉館睡覺。孫起廣隨其自便，也不管他。